

寸草春晖

母爱无涯

□王曙光

生命是盛开的花朵,蕴藏着梦想。而母亲的生命里,太多的是辛劳。她的梦想很单纯,就是养儿育女,就是让她的儿女有出息。这是她历经苦难,走过艰辛的支撑和动力。

我的母亲是一位贤惠善良的母亲,是一位宽容大度的母亲。她孝敬公婆,对公婆嘘寒问暖,有求必应,一生都没有顶撞过我的祖父母。她性格温和,说话轻声慢语,和邻里相处和睦,从来都没有和邻居有过口舌之争。母亲教育我们有一句口头禅:“人的肚子能一碗一碗地装饭,难道还装不下一两句不顺耳的话吗?”母亲这句话,让我受益终生,使我一直豁达地对待人生。

我的母亲是一位简朴的人。我们全家的袜子穿了好多年,烂了缝,破了补,缝缝补补十多遍,都舍不得扔掉。我上小学的时候,家里点着油灯,看书写作业的时候,母亲就把灯拨亮。等看完书、写完作业后,她自己干针线活的时候,就把灯捻子压低。昏黄的油灯影影绰绰,她一直忙活到深夜。我一觉醒来,她还在灯下干活。吃饭时有了剩饭,下一顿就成了母亲的美食。剩下什么饭,她就说什么饭香。她给自己找了个吃剩饭的理由。

我的母亲是一位勤劳的人。她不但在生产队的大田里劳作,还要在自家的自留地里干活。她不但要给一家人做衣服、做饭,还要去地里挖草、捡柴禾。在母亲生命的词典里,没有休息、没

有享乐。她把自己瘦弱的身躯拧成了一根灯捻子,每时每刻都在家庭这个油灯里燃烧。

我祖母是一家的管家,全家的收入都要交给她管理,使用时要经过她严格审核。每年母亲给生产队割麦子挣到的钱,才能作为母亲的零花钱。那时候,割一亩麦子3毛钱,她天不亮就下地割麦子,中午不回家,吃一点干粮,直到天黑才拖着疲惫的身子回家。

一个麦子收割季,母亲累死累活才能挣十几块钱。这些钱,她自己一分也舍不得花,也舍不得给儿女花,而是留给她的舅舅家使用。她的舅舅患有精神病,无劳动能力,生了六个小孩,穷得穿不上衣、吃不上饭。母亲怜悯他们、可怜他们,将割麦挣得的一点辛苦钱,几乎全部资助了她舅舅家。直到现在,我的表叔还经常回忆这件事,眼里溢满泪花地说,我母亲是他们一家的救命恩人。

我父亲在外工作,家里三个子女,一年的口粮都靠母亲挣工分所得。在生产队平整土地的时候,按家里人口制定土方定额。母亲经常披星戴月,早出晚归,在工地挖土、拉土,完成分给我们家的土方任务。母亲干活不知道偷懒,不知道弄虚作假。平整土地倒馐子,要把地势高的熟土移在一边,把生土运走后再用熟土回填。生产队对倒馐子的深度有一定要求,有的人为了方便,不管生熟土,整平即可;有的人为了省力气,

倒馐子的尺寸不够。母亲却实实在在,生土熟土毫不混淆,倒馐子的深度也从不马虎。

我的母亲是一位慈爱的人。为了一家人有饭吃、有衣穿,她经常把棉花织成布,用布去沅阳、淳化等地换棉花。用赚得的棉花为一家人做衣做被,做鞋做袜。那时候,产棉区不允许棉花流出,在路上设卡检查。母亲换棉花时,为了不被发现,白天躲在玉米地里,等到夜深人静,才背着几十斤重的棉花,谨小慎微地走过泾河桥。有时候,桥上晚上也有人值守,母亲就坐小船过河。她一直晕车晕船,在船上颠簸,她常常呕吐不止。但为了一家人的生活,母亲再大的苦都能吃,再多的罪也能受。在换棉花这条提心吊胆的路上,她去了回,回来了又去,不知度过了多少个不眠之夜。她的每一次往返,都像是一个织布的梭子,为我、为我们家庭,织出了那个时代的温暖。

1998年,是我创办企业以来最为艰难的一年,那时公司还在乾姜路口,当年赔了不少钱,工人的工资都无法如期发放。过春节的时候,我借了2000元钱,发给了一名员工1800元的工资。用仅有的200元钱买了些年货回家。正月初四,我就要匆匆离家,往年都是初八上班才走的。母亲看我回家这几天闷闷不乐,知道生意不顺利,心情不好,便拿出家里仅有的1000元存折,给我说:“这些钱你先用,当妈的怎么能叫娃受难呢?”



我当时激动不已,在推辞无果后,取了500元钱,把剩有500元的存折还给母亲。母亲怕被其他人看见,把我拉到另一个房间动情地说:“妈要这钱干啥呀?只要我娃不再作难,给我个金山银山我都不不要。”我忍不住心中的愧疚和感激,泪水奔涌而出。这就是我的母亲,宁可自己咬碎牙往肚子里咽,也要给孩子帮助和希望。

母亲从来就是这样,为了儿女,再多的苦,再多的累,她都能忍受。我三岁那年,母亲带我去南孔头姑婆家,姑婆家是一个地坑院,门口有厕所,柴垛和一眼水窖。母亲把我放在院门口去上厕所,我便到柴垛里边玩。母亲走出来后没有看见我,便四处寻找。她看见水窖里水影晃动,以为我掉进了水窖,便大声哭喊。母亲的哭声惊动了姑婆家的人,几个表叔看见母亲趴在窗口喊着我的名字号啕大哭。一个表叔疾步走到窗口准备下窖。少不更事的我慢悠悠地从柴垛里爬了出来,让大家虚惊一场。这一次意外,让母亲担惊受怕了好多天,并落下了不能受惊,一受惊就口舌发苦的顽疾。

对母亲的思念,对母亲的回忆,是永远无法消弭的。她常常带着微笑,带着慈祥,在我眼前浮现,这是母亲烙在我灵魂深处的印记。

又见喜鹊

□黄振云

我的老家四面环山,空气清新,鸟鸣婉转,一草一木皆让我觉得可亲可爱,心生温暖。

老家房头有棵大榆树,高高的树杈间经常有喜鹊筑就的安乐窝。于是,由山村、老屋、大树、鸟窝、喜鹊组成的乡村风景图,成为我在四季里喜欢拍照的素材,不在老家的日子里,翻开手机相册欣赏、回忆,满满都是愉悦。

尽管在城里里有母亲居住的房子,但她总是习惯住在乡下的老家,然而她住的老房子,由于年代久远存在隐患。今年早春,在拆旧翻新中不得不将这棵大榆树砍掉,而那个喜鹊窝也随之遭到破坏,不免让人有一些伤感。

大榆树是陪着我长大的。犹记得冬天里,经常站在树下,悄悄地数着枝头的喜鹊1只、2只、3只……春夏季,伴着喜鹊的歌唱声,在树下小坐或

漫步,观看在枝丫树叶之间,在袅袅炊烟中,透过斑驳光影,那种感觉非常美妙,又在心底很踏实。舒展的叶脉在四季交替里,保持着一份从容。榆树的叶子有椭圆形、长形的,还有一边圆形,另一边半圆形的……秋天里,它们会随风扑入大地的温暖怀抱。小时候,我和弟弟经常会争着拿扫帚去扫满地的落叶。如今我们四五十岁的年龄,年华在光阴中逐渐老去,但对于布满我们成长足迹的地方,始终一往情深。以往的节假日相约回老家,我还会争着去扫落叶,此时弟弟便会让我。旁边站着的哥嫂们见此情景,笑声顿起,让我感到一家人风风雨雨里携手守护温暖幸福的和鸣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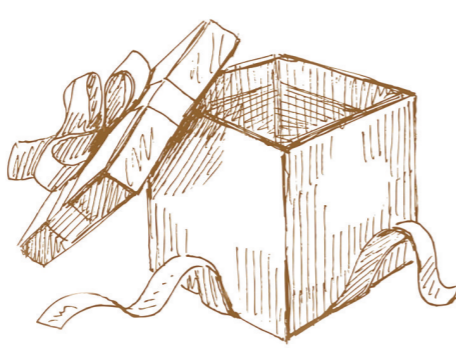
想来,我不光是在扫落叶,而是在找回逝去的光阴与童年的快乐。可是没有保护好这棵榆树,让喜鹊失去了安乐窝,我的内心甚是愧疚。

不久之后,我欣喜地发现门前的一棵老枇杷树上,筑起一个新的鸟窝,我相信这一定是之前的那对喜鹊夫妻重建的新家。

每次回老家我会特意去看看它们,如同见到了老朋友一样亲切。有时候,在它们常去捉害虫的菜地撒一些米饭颗粒,想让它们捕食时获得意外惊喜。我不知道如何与它们进行诗意的灵魂对话,但我知道人对自然一定要温柔以待。

尽管大自然中的鸟种类繁多,且各有自身的特点和美丽,可是喜鹊在我心中占据着重要位置。我喜欢喜鹊的欢鸣,在草木萌发、万物生长的春天,它清脆悦耳的声音,就像大山深处春天特有的名片。也喜欢它们在四季里带给我的风景和美好心情。特别是有喜鹊陪伴着母亲,好像它们为我们的每一次团聚都在唱着欢快的歌。

有母亲在,有喜鹊在,老家的那一片土地让我一次次流连忘返。因为那是一个带给人精神享受的欢乐世界。



礼尚往来

□刘卫国

灞水源车站附近有个小通坊村,村里有户姓王的大爷家引起了景小文的注意。王大爷的儿子前几年在外打工落下残疾,儿媳仍在外地打工,古稀之年的王大爷老两口,既要在家照顾上小学的孙子孙女,还要照顾卧床的儿子。景小文发现,由于村子没有商业网点,村民们买东西很不方便。于是,他每次利用休假回省城的机会,都给王大爷的孙子带点作业本、铅笔等文具。

不知不觉,景小文和王大爷家也产生了一定情谊。遇到节假日,单位发的米面油、粽子、月饼,景小文都一股脑给王大爷家送来。王大爷也经常从自家菜地里拔些青菜、挖些萝卜、摘些豆角送过去,王大爷说,这是我们这儿的习俗,叫“回礼”。后来,但凡知道景小文回省城,王大爷总会送去一些自家种的核桃、拐枣让景小文带回家,景小文执意不要,王大爷还是那句话,这是“回礼”。执拗不过,还是带上了。休完假回来,景小文给王大爷老两口还有他的孙子孙女买了糕点、水果和学习用品,景小文调皮地对王大爷说了“回礼。”

眼见到了春节,又是一年的案件高发期,景小文和保安队员加大了辖区的巡防力度。尽管

如此,还是发案了。辖区内某单位仓库价值万余元的电缆被盗。景小文在现场提取到一枚“山茶花”牌香烟的烟蒂。

三天过去,虽然排除了内部职工作案嫌疑,但仍无进展。寒冬,山里的风凉嗖嗖的。景小文和保安队员又来到王大爷家,围坐在火炉旁取暖,无意中谈起电缆被盗案。

“我知道,肯定是邻村的‘小九娃’干的,以前在灞水源镇上偷过东西,被当地派出所处理过。他抽的就是‘山茶花’,昨天我还见他穿了身新衣服,哪儿来的钱?”王大爷说。

景小文迅速将线索向派出所所长作了汇报,派出所和刑警队立即传唤嫌疑人“小九娃”。贼没赃、硬如钢,“小九娃”拿出一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架势,询问僵持了数小时。但再狡猾的狐狸也斗不过好猎手,经过一番较量,“小九娃”最终交代了其同伙和销赃地。很快,同伙被抓获,被盗电缆悉数追回。

案子破了,自然得感谢王大爷。景小文拎上单位春节发的米面油等慰问品,又来到王大爷家。见景小文来了,王大爷一家乐得合不拢嘴,赶忙拿起袋子要装杀好的自家养的大公鸡,说这是“回礼”。

“大爷,大公鸡就免了,大年三十我来咱家看春晚。最主要的,是根据您老提供的线索,我们破了案,抓住了盗贼,确保了辖区的平安,这才是对我最大的也是最好的‘回礼。’”

自此,景小文懂得了母亲所说真正意义上的“回礼”。

追逐阳光的玉兰树

□苏甜甜

鱼存在过。没有见过的人可能会好奇,那两个圆圈在花园里做什么的?

南楼、北楼,还有两幢楼之间的走廊,遮挡了小花园的阳光。但即便如此,也丝毫没有影响生命的成长。

很长一段时间,我都没有再关注过小花园的景色,它曾经最辉煌的时刻已经留存在我的记忆里。有一天,从这里经过,看到玉兰树还在,树周围还多了些鸟窝。但是植物少了阳光的抚摸,它还能健康生长吗?

再后来,我的工作地点转移,搬迁到了新大楼。繁忙的工作,让我无暇顾及窗外的美景。偶然不经意地从窗口向下看去,我原以为凋零、枯萎的景象并没有出现,映入眼帘的是正当开花的玉兰树,一树繁花,美不胜收。玉兰树开花了,但是改变了它原来的树冠形状。现在的它,像迎春松般伸出开满紫色花朵的手

臂。仔细看看,玉兰树的南面、西面和北面都被高耸的大楼挡住了阳光,只留下了东面,阳光从这里照耀着玉兰树,它的树冠也向东南茂密地生长着。

玉兰树长“歪”了吗?不是的。在阳光没有被遮挡时,玉兰树周身都被阳光包裹,整棵树的生命是同步的,共同繁荣。在阳光被遮挡的日子里,玉兰树也曾彷徨过、迷茫过,没有阳光的生长,还会出现昔日的满树繁花吗?

生命是追逐着太阳而生的,在这里,玉兰树找到了生长的方向。阳光下茂密的花枝和西面花枝稀疏形成了鲜明的对比。正印证了那句话“万物皆有裂痕,那是阳光照进来的地方。”

成长路上的崎岖,那是让生命更加坚韧的考验,生命的裂痕,会让阳光照进来。就像这棵长“歪”了的玉兰树,总会找到阳光照进来的方向。

世相物语

职场告白

风中的树

□高芸

风好大,不远处几棵白杨树正在风中奋力挣扎。树干随着风一会儿歪向这边,一会儿又斜向那边,茂密的枝叶如同无数只无所适从的手,在空中慌乱地摇摆。

再细看,每次大风袭来,几棵白杨树都朝同一个方向倾斜身体,可它们的枝叶却迎着风,伸向同伴的方向。也许那不是惊慌失措的颤抖与晃动,而是对同伴的扶持与帮助——尽管自己已经风中凌乱,自顾不暇,却依然想着对同伴伸出援助之手。

看着这几棵白杨树,我想到了我们办公室的几位同事。

已经交流去城区的大老张,看上去大大咧咧,却是个热心又细心的人。“没问题!”是他每次面对任务分工的态度,每天早晨第一个进办公室,拖地、提水、烧水几乎一人全包,拖把抢都抢不过来,面对我们的道谢,他总会乐呵呵的说:“这有啥?”去年交流到城区的小冰,长得柔柔弱弱,却颇有几分侠女风范。每天风风火火,办公室同事有啥工作她都会主动帮忙,老师们有啥困难也喜欢去找她。学校里无论男女老少,都很欣赏她。

现在办公室里还剩我们三个人,有老兵,也有新兵,虽然年龄差距有点大,但我们相处依然和谐融洽,配合依旧默契十足。

“申报表需要做框架图,我还不太会操作?”“丢给我,让我试试。”“完工,发给你啦,瞅瞅行不行。”

我下载一看,框架图做得规范又美观。

“同志们,PDF转word怎么弄?”工作又被卡住了,我急得直挠头。“丢给我,我来弄。”“搞定,发过去啦。”

“丢给我试试。”“我能做些什么?”这是我们办公室宝藏女孩小唐经常挂在嘴边的话。在我的印象中,90后大多是新人类,观念、做事原则、工作作风和我们应该有很大不同。何其有幸,我们办公室的90后女孩是这样一位热心又上进的姑娘。

“咱今天开始录学籍吧?”“好嘛,我弄一班吧!”“行,那我负责二班。”

每次有任务,我的对桌总会及时伸手帮忙。到了每年9月录入学籍时,白天学校网络不稳,十个有九个不成功。我俩只能等下午放学后再干,每天饿着肚子忙到晚上七点半,整整忙了三天,才把学籍录入工作干完。像这样的加班不止一次,对桌陪伴我也不止一次。

在办公室里,我年龄大点,教龄长点,经验多点,是她们口中的大姐。我知道自己既没有过人天赋,也没有伶牙俐齿,更没有七巧玲珑心,有的只是一腔赤诚。工作中,我尽力做好大姐,努力多承担一点,尽量“护着”她们发展,不让她们为难。相处一场是缘分,工作本分之外还能多一些情分,幸莫大焉。

我们三件事务性工作多,和老师打交道多,就像那几棵在风中奋战的白杨树,时常处在东南西北风的漩涡中,但我们在被撞击得东倒西歪时,依然能果断伸出手相互搀扶,彼此倚靠。

“又有任务啦,咱们开干吧!”“好吧,走起!”“加油,加油!”

忙碌继续,合作继续,彼此激励继续。就像对桌说的“忙吧,忙起来更充实,忙起来也就不会考虑乱七八糟的事了。”忙起来就没有时间扎推唠嗑,牢骚抱怨,也没有时间推诿扯皮,躺平摆烂,更没有时间对无所谓的人,无所谓的事没头没脑,指指点点,用口水去试探他人人性的深浅。

风,来了总会走,树,只需深深扎根,抱团成长。踉跄三人行,走着走着总会迎来铿锵全员行。

微笑的小仙女

□亢小娟

没于众人的状态来自我保护?这样一想,我的心不由一痛,我决定要比以往更多关注她。

慢慢地,我发现她虽然平时不说话,但上课简单的提问还是肯回答的,那为什么不让她张嘴融到集体生活中去?于是每次上课时,我故意将简单的问题留给她,她十有八九都答对了。每次我都很夸张地赞叹:“同学们,阿雪回答得真好,让我们送给她掌声好不好?”同学们微笑着看着她使劲鼓掌,在掌声中落座的阿雪,罕见地红了脸。

课间的时候,我重新教她汉语拼音知识,一遍遍教她正确发音,日复一日,阿雪认的字多了起来,作文越写越长,不再是刚开始的两三句了。有一次,我们作文练习题目是《我的爸爸》,其他同学还在思索的时候,她已经拿起笔写了起来,让人很吃惊。那堂课结束的时候,她竟洋洋洒洒写了一张纸。这对于她来说,是开天辟地头一遭。我拿起来一谈,竟然还算是流畅的。于是我不但表扬了她,还把作文郑重其事地贴在了教室后面的展板

上。同学们纷纷跑去看,一边看一边拍着她的肩膀说:“真了不起!”就在这一刻,我欣喜地发现阿雪的脸一红,笑了!她的笑容明媚而甜美,带着些许羞涩和掩藏不住的得意,真好啊!小孩渴望赞扬,如同成年人晒自己的朋友圈,没有一个灵魂不渴望受人尊重。只要我们愿意,每一位老师都可以发现孩子的美,如同阳光穿透水晶般容易。只要我们愿意,只要我们愿意抵达那里,教育就会拥有可化腐朽为神奇的力量。

